

新大运河散文

运河非河

吴相艳



作者简介：吴相艳，沧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散文集《行走的目光》，多次获奖。

中国历史上，颇有几次悲壮的“出走”足以改变中华文明进程。西口路上眯眼的风沙，闯关东队伍的挈妇将雏，茶马古道上的沉重行装，河西走廊上的声声驼铃，南洋海道上的险滩恶浪……每一次“出走”，底色都涂满悲壮、苍凉、不舍与牵绊，有千里寻梦，也有饥寒所迫。是衣锦还乡，还是永无归期，历史的风尘里，传来孤勇者的长啸，也留下拓荒者的哭声。每想起这些，都忍不住向那些纵横八荒的遥远通道回眸，也对中华文明进程多一些苍凉的慨叹。

但有一个通道则不然，那就是大

运河。自大运河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一个热词令人向往：走运河。沿大运河南北走一遭，心淋江南雨，耳闻渤海风，怎么想都是一件惬意的事。即便在遥远的漕运时代，运河水终不似黄沙、冰雪、瘴疠、恶浪，虽也有暴戾四溢，但在人工河道内，一条被驯服的水，更多是一副温顺的模样，在五大水系间，被调来遣去。

显然，走运河，要比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踱古道从容得多，但如果提起大运河，只想到舟车楫往、波光潋滟，思维与眼界显然被两岸困住了。运河，从来不只是一条河，就像长城，从来也不只是一道墙。一撇一捺，支撑起历代王朝宏图天下的政治梦想、勾连南北的经济诉求。

越王勾践十年隐忍，一朝复仇，使吴王夫差以失败者身份谢幕，但夫差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算得上是有雄才大略的君王。想当年，他没有满足称霸江南一域，而是开邗沟、通淮河，目标只有一个，运送军需，进攻齐国，称霸天下。隋文帝建国后，马不停蹄地修运河、通南北，也承载着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的大梦想。至明清，政治中心北移，这条水道的政治意义已无须赘述。大运河自春秋挖下第一锹，就一路雄心勃勃承载着国家意志，出邗沟、兴隋唐、盛明清，披

一身政治荣光，身世显耀。

值得一提的是，隋二世而亡，大运河背负了千载骂名。唯唐朝诗人皮日休把目光拉长，说了句公道话：“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那么，隋文、炀二帝不躺平坐享天下富贵，急吼吼大兴劳役修运河的初衷是什么呢？仅是为了华盖遥遥“赏风景、观琼花”？

稍了解一点历史便知，自西晋“永嘉之乱”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南北已分裂了近300年！300年，不足以沧海变桑田，但足以让世态民情变得面目全非，让民族认同支离破碎。而且，北方是在不断更迭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武风烈烈；南方是在汉文化熏染之下，文风浓郁。他们不是兄弟分家，不是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战国纷争，而是异族异国，是陌生人，是不可共享天下的敌手。于中华大地而言，无论南北，都太需要一场融合与认同了，是政治的、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情感的、人心的。这就是隋朝的使命，也是它的宿命。运河不辱使命，以一河清波推动南北融通，居功至伟，让后世王朝享尽政治红利，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衍生的文化流波，润泽着江南水袖的绵软、武林剑气的寒光、青白瓷器的温润、孤舟客船上的清愁、北京四合院里的庄严。这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就是大运河文化的气质、百姓的气质。

百姓居于林泉之下，不关心也弄不懂什么叫经济、何谓文化。他们只

是在自己的爱恨情仇里，努力把日子过得体面。不同的是，有的一生奔波于柴米油盐，或打杂卖艺，还时时捉襟见肘；有的恰情于琴棋书画，铺展宣州的纸、提徽州的笔，研歙县的砚，仍稍嫌笔墨欠佳；有的赤膊拉纤，高喊运河号子踏沉重的脚步；有的峨冠博带，独坐离乡的船上，写一首感叹离愁别恨、宦海沉浮的诗。这里，很难分出孰是生活，孰是文化，也印证了生活即文化。在锦衣玉食的悠游里，掬西湖水，沏龙井茶，品评瓷器里的花纹与精致，是文明；着粗布短衣，熟练操弄手里的技艺，或在烧制瓷器的火窑前挥汗如雨，也是对文明的创造。

或者根本就是，人人都是文明的缔造者。谁不是在文明的润泽中获得成长的养分？

在沧州城北，运河东岸，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一身隋唐衣冠，款款而立。馆内展品光怪陆离，将大运河文化从北至南，浓缩一堂。驻足之余，心思会恍惚，这些文化遗产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阳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也罢，展示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多故事与文明，值得我们向大运河频频回眸？

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入黄河，北上连淇水、通海河，止于涿郡。

610年，江南河开工，自京口绕太湖，经常州、苏州，止于余杭。

至此，这条游龙有了首尾。单看名字，涿郡威风凛凛，自带英雄气场；余杭波光粼粼，无限儿女情长。勾连起来的旖旎水道，每一刻晨昏、

每一粼波纹、每一个渡口，都是运河故事的见证者。譬如，运河长篇中的精美短章——瓜洲。

瓜洲，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从李唐王朝时，江浙和湖广的米粮就从这里北上关中，插着漕运火牌和牙旗的运粮船往来穿梭。此外，瓜洲古渡，披着水色，闪着诗情，却常常扮演着“边关要渡”的硬汉角色，每有战争，都是一颗必抢的棋子。南宋龟缩江南一隅时，金兵饮马长江，瓜洲作为战守要地，一旦失守，临安徽里的舞榭歌台就不知道要唱哪一王朝的曲目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从陆游的幽愤诗中，完全可以遥想，风雪夜战的惨烈与肃杀。至清咸丰初年，太平军不惜以“血流漂橹”的代价取得瓜洲控制权，清政府的漕粮一度不得不改由海运。当江南大米带着海腥味端上京城满汉大员的餐桌，离一个王朝的落幕就不远了。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果然是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愁。

历史永远向前。光绪二十一年，古瓜洲城终于不堪重负，墙垣坍塌，完全沦于大江之中，但那些悲喜离合的故事、葳蕤葳蕤的文明，不会随水湮没，新瓜洲神采在汽笛声声中，早已辉映一船明月。

笃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才是时代的流向。从涿郡，到余杭，从北京，到杭州；从瓜洲，到扬州，从沧州，到通州。时空腾转中，大运河从春秋走来，必将抒写新的春秋。

汉诗

运河谣

吕游

我家住在大运河畔

能有多近，运河的涛声才能听得见——

住在运河畔边，算近吗

一个人，一棵树
一户人家，一丛高大的灌木
我就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
我们就是喝着运河的水长大的

住在一公里之外，算不算呢

运河水在地下穿梭，也在
我住的村庄迂回流过，那条
名叫减河的河，“捷地减河”“娘娘河”
加什么前缀，都不能改变运河的属性

远一些，运河就成了飘带
看哪一片云飘过，都像是
运河水幻化成的梦，悬在村口
村庄如蛛网，到底是我们罩住了运河
还是运河水在地下流动，如同
毛细血管中奔流的，鲜红的血液

再远，能远得过打工在外的人吗

喝运河水长大的人，身体里
一定有一条运河在涌动
带着运河出行的人，家乡从没远去

运河谣

天上的云飘哟，地下的水流
大运河流过沧州哟，我的双手
攥着那条雨线，收回如纸鸢的云
放进波涛汹涌的大河中

树上的鸟飞哟，河里的水流

大运河流过范桥镇哦，我的目光
编织个细密的鸟笼，罩住如鱼的鸟影
我要带回大运河畔的家中

原野里的麦子熟了哟，桥下的水流
大运河流过新桥水驿哟，我的脚印
盖个公章，收回鱼子般的麦子
母亲的汗水有多重，运河畔的芒种就
有多重

我的父亲走了哟，心头的水流
大运河流过澜阳哟，身体里的记忆
是另一条运河，朝着生我的方向
运河水清澈，来路曲折，朝霞鲜红

向着运河岸边汇集的

向着运河岸边汇集的
一定是美的建筑，清风楼、朗吟楼、
南川楼
传说也可以现身人间，那么园博园呢
一旦变成华丽的袍子披在沧州肩头
运河就成了一条玉带缠在腰间

向着运河岸边汇集的
一定是美食，衣物，饰品，歌声
运河大集，多像是撑开夜色的那团星光
川流不息的人群就如同萤火在流动

当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
沧州就真的成了有磁力的海
最高的浪头在鼓楼顶，那些小小的浪花
披在百狮园小狮子的头上，面带笑容

还有更多看不到的力量，向着
沧州运河岸边汇集，有一种精神
一旦注入运河，你看不到
但是一定感受到那种神奇的力量
它在行船划桨在运河上的人的心中

90后

桥头观河

连冠华

仁立解放桥头，一条灯河，让我
感觉是清爽、惬意。

寒意并未消解游人的雅兴。沿河
公园树木环绕、曲径通幽，彩灯斑
斓、翠影婆娑，广场处灯灿烂、亮
如白昼，跳广场舞的老老少少劲十
足，健身步行的队伍气宇轩昂，打太
极者行云流水，远处不时又传来锣鼓、
琴瑟和戏剧、歌唱之声，令人心驰神
往。极目远眺，美轮美奂的朗吟楼，
映出的光彩让运河碧水都泛起了红
晕，也唤来了遥远的南川楼。回过
头，灯景映衬得清风楼霞蔚云蒸，与
隔河相对商业楼群交相辉映。

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解放桥，脊梁
上背负着滚滚向前的车辆和川流不息
的人群。霎时，我仿佛看到了金钩入
画的新华桥、海河霞光的海河路桥、
长虹卧波的彩虹桥、姹紫嫣红的佟卉
桥、鸿运当头的百狮桥。它们不都是
从英雄的解放桥上走来吗？

俯瞰桥下，一条古色古香的游船正
满载乘客穿桥而去，承载着实现美丽
的梦想一路远航，载走了飞扬的思绪。

我思

冬夜运河

吴思好

冬天黑得早，不到6点，就
黑得不透气了。我从桥上看向运
河，分不清下面流动的是河水还是
墨汁，黑得发亮。

奇怪的是，这样的夜晚，居
然还有人在垂钓。他们虔诚地把
钓竿从桥上垂下，远远地抛进水
里。然后，就是揣着手，久久地
沉默等待。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
去，隐约可见一根线在河水与桥
之间，架起了一座属于他们的
桥。这端，是深夜依然清醒的河
水，那端，是一直坚持的等待者。

忍了又忍，我还是忍不住
问，这个时候，能钓到鱼吗？
钓者眼睛没有离开河水，微微地
摇头，不能。那为什么？我还想
好怎么问，答案就来了：因为，
这是运河。

这是运河，在这里，似乎发
生什么故事都能理解，都不值得
惊讶。从小到大，我有一个习
惯，开心或者不开心，都会来运
河边走走。开心的时候，会对着
浅浅深深的河水，笑成一个傻瓜；
不开心的时候，挑个没人的地
方，哭也罢，吼也好，反正也没
人管，只要河水静静地流过，

就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带走。

我一直在想，除了运输，运
河存在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
到底是什么。毕竟，千年来，那
些断断续续干涸甚至消失的河
道，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是不
是生命不堪承受之重，最终，选
择了自我消失。

黑黝黝的运河，在黑黝黝的
夜里，静静地行走着，向着前
方，向着那个既定的目标，没有
一刻停留。面对我的疑问，运河
用沉默回答了我。

曾经有一段时间，运河水浅
得几乎能看见河底的沙砾、瓷
片、石头、木块……空气干燥得
拧不出一滴水来，任由运河一点
一点挥发着残存不多的流量。每
次从运河身边走过，我都有种下
一刻他就会消失的感觉。

不会的。哪怕只剩下浅浅的
一层；哪怕，已经裸露出斑驳的
肌肤；哪怕，已经在消失的边缘
徘徊，运河，都未曾畏惧过。千
百年来，这些运河都经历过，都
看到过，都承受过。帝王将相，
军阀征战，风流爱情，作为一条
贯穿南北的河流，这些喜怒哀

乐、花团锦簇、悲欢离合、腐烂
如泥的故事，或者说心事，运河
都看得太多，经历得太多了。他
把这些悉数都吞进肚子里，淹没
在从未停止过脚步的长河中，任
由所有的故事和心事都沉没到
底，然后，再若无其事地向着前
方走去。

这样的运河，又何惧历史变
迁。存在的时候，他是一个沉默
的、充满力量的、只会埋头干活
的汉子，不管历史赋予他什么重
任，都只会无言地接过，然后，
出色地完成。消失了，他就把一
切都死死地埋进肚子里，所有的
秘密，都成了人间的绝唱。从
此，世间再无此人、此事、此时。

这样的运河，见过太多比今
夜还要黑的夜，也见过比钓者更
坚持的人，如我一样的小儿女情
怀，在他的漫长夜里，简直比
河底的沙砾还要繁多。既然如
此，只能保持沉默。

冬夜冷硬，运河的水，深邃
成一池墨，在一轮残月的映照
下，悄悄留下了属于运河自己的
故事。而那个守候在运河身边的
钓者，钓的是鱼，还是满腔的心
事，谁也无从得知。我只知道，
这个夜晚，我悄悄丢进运河一个
破碎的故事。

大概，也只有运河，才能这
样无条件地包容了一切吧。

要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亲
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猴子
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子
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猴
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条，
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演吃
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饭后，
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猴子给
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的孩子
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开心，
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要猴人
是我们家的一样。

要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
亲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猴
子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
子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猴
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条，
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演吃
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饭后，
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猴子给
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的孩子
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开心，
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要猴人
是我们家的一样。

要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
亲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猴
子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
子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猴
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条，
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演吃
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饭后，
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猴子给
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的孩子
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开心，
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要猴人
是我们家的一样。

要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
亲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猴
子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
子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猴
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条，
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演吃
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饭后，
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猴子给
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的孩子
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开心，
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要猴人
是我们家的一样。

大概，也只有运河，才能这
样无条件地包容了一切吧。

家院外面那棵榆树上，让我和
弟弟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
猴子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
箱子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
猴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
条，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
演吃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
饭后，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
猴子给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
的孩子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
开心，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
要猴人是我们家的一样。

要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
亲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猴
子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
子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猴
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条，
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演吃
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饭后，
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猴子给
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的孩子
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开心，
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要猴人
是我们家的一样。

要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
亲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猴
子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
子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猴
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条，
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演吃
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饭后，
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猴子给
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的孩子
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开心，
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要猴人
是我们家的一样。

要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
亲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猴
子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
子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猴
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条，
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演吃
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饭后，
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猴子给
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的孩子
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开心，
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要猴人
是我们家的一样。

要猴人住进来的那几天，父
亲很开心。我们拿着棍子逗猴
子时，他就坐在随行的一个破箱
子上啃馒头，父亲让我们给要猴
人拿条凳子，再给他端碗面条，
要猴人非要那根给猴子表演吃
的香蕉给我，父亲不让。晚饭后，
要猴人敲着他的木锣让猴子给
我和弟弟表演，邻居们的孩子
也围过来，我和弟弟很开心，
又感觉很荣耀，仿佛那要猴人
是我们家的一样。



静坐观众妙（工笔画） 卢洪英 作